

为亲情作证

——读张烈鹏《诗意的成长》

□ 山东潍坊 张永涛



的背后是蕴含着浓浓爱意注视着儿子的父亲的一双眼睛。

以数量而论，杜甫的亲子诗可能是古今诗人之冠。父子相伴时，他写道，“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”“昼引老妻乘小艇，晴看稚子浴清江”；父子分离时，他写道，“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”“骥子好男儿……世乱怜渠小”；有感于做父亲的未能照顾好孩子，“娇儿恶卧踏里裂”；有感于儿子渐长而自己渐老，“汝曹催我老，回首

泪纵横。”历经劫波久别重逢时，他在《北征》中写道，“痴丫头自栉。学母无不为，晓妆随手抹。移时施朱铅，狼藉画眉阔。生还对童稚，似欲忘饥渴。问事竞挽须，谁能即嗔喝。”想想杜甫从烽火中归来，看到娇痴幼女自己梳头，还学着母亲化妆，搞得脸上“狼藉画眉阔”，女儿问他事情时还要扯着他的胡须，他不但不嗔喝，还“似欲忘饥渴”了，女儿的天真和父亲的慰藉交织在烽火劫波之中，正因其真实更令人唏嘘感动。

南朝梁萧统《文选·序》有言，“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；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。”如今，我很欣慰地看到亲子诗的传统在现代诗中得以传承。安徽张烈鹏兄从其孙出生到一周岁的12个月间，创作了120首诗歌，用心吟咏，以诗作证，以亲子诗的方式记录了孙子的茁壮成长，集为一部带着生命体温的《诗意的成长》。

在创作方面，烈鹏兄是个多面手，诗词散文小说俱佳，他之所以选用亲子诗表达祖父的情感和履行祖父的责任，如其所言，是因为“诗意的栖居，诗意的生活，是一种美好的境界……诗歌比较空灵，可以通过生活的细节、具体的意象，放飞想象、展开联想、创造意境、抒写情感……”从其亲子诗的创作实践来看，烈鹏兄的选择是明智而且成功的。

淮河是家乡的风景
孙子是家族的风景

抱着孙子看淮河
我和淮河有个约定
淮河的水面辽阔
波墨般
千古流传的丹青
水流湍急
一条河的内心
同样无法平静

——《抱着孙子看淮河》节选

故乡和童年，如此妥帖地在这场，不就是“诗意的栖居、诗意的生活”吗？

接种疫苗的路上
仲夏的风
有些凉爽
阳光铺就金色的地毯
一步步相随
从健康走向健康
一种疫苗
接种在孙子臂膀
另一种疫苗
接种在大人的身上
——《接种疫苗》节选

这般普通的生活细节，经由诗歌点铁成金，不就是“诗歌比较空灵，可以通过生活的细节、具体的意象，放飞想象、展开联想、创造意境、抒写情感”吗？“修辞立其诚”，亲子诗的“诚”是朴素的亲情，也是深厚的乡情。烈鹏兄“踵亲子诗事”“增亲乡情华”，为人类共通的情感，吟唱，作证！

雨游新安江

□ 合肥 马政保

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，这是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对徽州的由衷感叹，到了徽州如果没有乘船游历新安江一定会遗憾的；倘若能够在雨中游新安江，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发现。

初夏的傍晚，我们几个同伴来到了歙县深渡村，住在一家客栈，老板姓余，从他家几架书可以看出是个读书人，八十年代毕业于徽州师范学院，由于年龄相仿，聊的话题多了一些，从他的口中得知，这里是歙水南昌原河与新安江的交汇口，和新安江两岸许许多多的村落一样，也是有着千年的历史，在水运繁忙的年代，曾经是著名的驿站码头。唐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，朱放从浙江省到江西省赴任，写下了《夜宿深渡寄王使君》，唐朝诗人张说南贬途经深渡留下了《深渡驿》著名诗句。

次日早晨，我们在雨中来到深渡码头，坐上了游船，随着游船汽笛声，溯流而上，开始了雨游新安江的历程。这就是昔时所说的山水画廊，沿岸的村落笼罩在烟雨朦胧中，背景的大山层峦叠嶂，那白灰相间民居，特别是高高的马头墙更使皖南彰显了建筑个性。虽然是雨季，但是岸边不时可以看到有人穿着雨衣或者打着雨伞在行走，匆匆忙忙在屋前或者山道。船在雨中前行，每隔几分钟就有不一样的景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在新安江水边的一座牌坊，规模没有许国牌坊、棠樾牌坊群那样知名，但是也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基座已经有一半浸泡在水中，可依然屹立在岸边，仿佛在向我们诉说她当年曾经的恩典……

面对这样的诗情，古代的文人

墨客谢灵运、李太白、杨万里、汤显祖曾经在此游历，留下许多诗句，范成大吟道：“宿云埋树黑，奔溪转山怒，东风劲光影，晃晃金钲吐”，空谷幽兰，散发浓郁的芳馥；身处如此的画意，明清的画家程嘉燧、李永昌、浙江、孙逸都到此写生、临摹，由此诞生了师法高古、独树一帜的新安画派，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

在潭渡村码头，我们上了岸，拾级而上来到“红妆馆”，这里征集并陈列了徽州婚嫁实物，有“天下第一轿”“天下第一床”“最古老的樟树”等，这一次像我们这个区域特有的文化。自己终于近距离接触徽派建筑，在湿润粉墙黛瓦中，我看到的徽派建筑有着一个神秘的色序列——灰色序列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白粉色部分溶解，与青砖色彩互相渗透，形成无规则纹路，极大增强了建筑的艺术魅力和历史韵味，构成了徽州的一景。我一人独自面对古墙，在思索、鉴赏、感叹，以至于雨伞都忘记拿了，上船后被导游说成是“下雨天丢雨伞的人”。

在返程的船上，游船在崇山峻岭中逶迤而行。我曾经寻访新安江是源头六股尖，在崇山峻岭中感叹诗意的源头；也踏上千岛湖的岛屿，被这里旖旎的风光所吸引；还在钱塘江岸上观赏潮起潮落，被惊涛拍岸的场景折服。新安江——徽州人的母亲河，绵绵600余公里，她和徽州人一样，宽大、勤劳、深邃、质朴、智慧，一江春水东流。

我们上了岸，雨依然在滴答滴答地答地下着……

沉迷保健品的孤独老人

□ 合肥 朱雨莹

大概在六年前，县城里开了一家保健品店，出售的都是一些没有明确产品成分，没有写清治疗病症的三无高价保健品。我的奶奶，一个节约了大半辈子的农村老太太，仿佛中蛊一般，长期成箱购买。药吃了很多，疗效无从谈起。那时候，父亲劝阻过，爷爷也阻拦过，可一向好说话的奶奶，在这件事上，偏偏执拗不肯放弃。奶奶为什么如此痴迷购买保健品？这一度成了我最大的困惑。直到一个雨天，我去保健品商店给奶奶送伞，才隐约明白了奶奶的秘密。

为了调动老人的购买积极性，对于购买了保健品的老人，那家保健品商店会组织各种活动。比如每天下午两点，他们的门店会有音响，欢迎老人们去唱歌；周末会组织老人们短途的周边旅游。那天我去的时候，老式的音响里播放着《女驸马》《天仙配》等黄梅戏，一群七八十岁的老爷子老太太就着戏曲，七嘴八舌地聊天。我的奶奶坐在其中，嘴巴就像个机关枪，“吧嗒吧嗒”地对着前后左右扫射个不停。她的面上洋溢着笑容，每一根被风吹动的头发丝里都在传递着欢快的气息。那是我从未见过的，陌生却又鲜活的奶奶。

六十岁那年，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大背景之下，奶奶跟着爷爷一起，从居住了几十年的皖南农村搬到县城居住。对于农村向县城的跨越，曾经是位老中医的爷爷可以无缝对接，他闲的时候就读书看报，遇上晴天的下午，他就去找别人下棋。可奶奶不一样。她没有文化，报纸在她的手里如同一张烧火的废纸，电视里播出的节目，是她理解不了的国家社会新闻。奶奶天生的性格就偏内向，碰上县城里陌生的老头老太太们，聊起天来，总是避免不了由于语言和人生经

历不同所带来的距离感。爷爷有着自己的丰富生活，父亲和姑姑疲于应付工作，我和堂姐则忙于学业，大多数时候，奶奶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
奶奶很孤独，这是那时我最深的感受。

也就是在那一天，我隐约明白了奶奶购买保健品的执着。她想买的，或许并不是健康，而是保健品推销员为推销产品而上门的嘘寒问暖，以及组织的一系列老人集体娱乐活动所带来的热闹。而这些，原本是作为家人的我们，应该给予她的。去年，那家保健品销售点被举报而关门倒闭。一时之间，人去楼空，所有的活动全部停止。想到奶奶终于可以回归原来的生活了，父亲和爷爷为此暗暗高兴。可是没想到，奶奶却日益憔悴，萎靡不振，令人堪忧。所幸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就在同年，姑姑年满五十五岁，正式退休了。退休以后，姑姑一个人待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，这让她变得感同身受，逐渐理解了奶奶的孤独。

自那之后，我再去拜访奶奶，电视机前总是会有两个并排坐着的背影，一个是奶奶，一个是姑姑，她们都在织毛衣。电视机播放着最新的电视连续剧。每每到精彩之处，姑姑总会停下来看上一会儿，可奶奶却不怎么明白，姑姑就在一旁，对着剧情用奶奶可以听懂的语言，简单地复述一遍。渐渐地，奶奶也喜欢看电视了。这一年来，爸爸对奶奶多了不少的耐心。去看望奶奶时，也不再是坐坐就走，而是会停留大半天，和奶奶怀旧一些儿时的村里事，交流一些从电视里看来的养生之道。就在昨天，姑姑在电话里告诉爸爸，上个周末她和奶奶一起报名参加社区花鼓队，奶奶练得可高兴了。